



313 artworld

何不再问：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 特刊 Why Not Ask Again: 11th Shanghai Biennale Special Issue

2016.11



艺术世界®

313

art world



档案·地理·剧场
Archive, Geography, Theater

何不再问：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 特刊
Why Not Ask Again: 11th Shanghai Biennale Special Issue

定价：人民币 20 元

2016 年 11 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28/J

ISSN 1005-7722



杨沛铿：上个夏天的日落
中国香港 | 刺点画廊

2016 年 9 月 24 日 — 11 月 19 日



（陈立 | 文）观看杨沛铿的最新个展“上个夏天的日落”，无论是如此诗意的主题，还是他一贯个人化的创作语言，都很难让人想象他的本意是想讨论香港的政治现状和个体焦虑。在展览中，他以一段已故恋情的回忆为线索，将关于“浪漫”的陈词滥调和内在矛盾渲染在整个展览空间中。不可否认，以爱情与怀旧之情作为连接个体的出发点，进而通过普遍存在于个人生活中的俗套与逃避心态，去触发并自省这种矛盾性的症结从何而来，的确不失为一个智慧的展览叙述方式。

整个展览被设置成为一个环形空间，由三幅关于日落的摄影作品作为开端。分别拍摄于台北、垦丁和拉彼鲁兹的《最伤心的日落》（2016）用最为大众化、甚至近乎媚俗的色彩去捕捉人们所刻意回避的时刻，这种介于日落之前和之后、难以被具象和描摹的瞬间，温柔地讽刺了明知情已逝，却刻意美化、悼念的自怜之影。同时，他受《十人谈》中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伊萨贝拉将爱人的头颅存于陶罐，并用罗勒作为掩盖）所启发，将罗勒叶置于陶罐中任其发

酵、腐烂，放置于这三幅日落的摄影作品旁边。传说中病态、凄美的爱情故事，在现实世界呈现的是难以忍受的腐败气味。与其说杨沛铿在描绘浪漫，不如说他不停地往返于浪漫的辩证之间：相信浪漫，同时不断告诉自己不应该陷入世俗的浪漫病症中。

作为一个动植物爱好者，杨沛铿的作品中常常出现鱼、百香果、棕榈等这些他身边熟悉的元素。在这次的个展中，他同样选取了浪漫记忆中出现的植物——棕榈。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以转化和伪装的方式赋予了作品微妙的仪式感。装置作品《最后夏天的日落》（2016）是被蜡液包裹、凝固的烛台，菠萝叶片被伪装成观看海边日落景象中常见的棕榈树形状；三件贝壳标本组成的雕塑装置作品《Born with Two Hearts》、《三人探戈》和《冚家铲》（2016）被陈列于博物馆常见的木质玻璃樽内，成为了被神秘化的

杨沛铿，《洞穴》（Trevor Yeung, *The Cave*），2016
艺术家 | 图片提供，© 刺点画廊



臆想之物；在新作《仙人球》中，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关于俗套表象和事物本质之间的悖论，杨沛铿将河豚标本以仙人掌盆栽的面貌呈现，涂上鲜绿色颜料，河豚的刺附着在“仙人掌”的表面。两种同样具有防御性的海陆生物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怪异的家居装饰物，服务于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消费需求与认知。

相比其他小型的装置作品，两组相对大型的、场景特定的、情景式作品《音乐盒作（睡房）》和《洞穴》中，私密感与距离感同时并存：《音乐盒（睡房）》由七个鱼缸组成，鱼缸中的彩色光影、水泵与气泡的微弱声响，模拟了杨沛铿早年睡房中的情境。如他所言，这个封闭而狭小的空间既是他的休憩之处，也是他的避难所；同样的氛围也体现在了《洞穴》中，三张不同高度的台面被设置于昏黄而频闪的彩色灯光下，黑色台布被上方的吊扇所吹拂，上面摆放着娇弱、绽放也即将枯萎的白色蝴蝶兰，以及被留下的香槟杯。而台布下时隐时现的黑色空间，仿佛是派对中的避难所和不可知的深渊。这个狭长的通道，在画廊展览开

幕时，与觥筹交错的人群构成了最合时宜的场景：一切都那么合适，仿佛它就自然生长于这个地方以供社交之需。但同时你也会清楚地明白，作为一件艺术品，它注视着沉溺于它的浪漫光影的你我世俗之人。

从观看“日落”，到成为某种“日落”场景的一部分，在这里，观看和参与二者都成为了他所质疑的介入方式，一种是看似客观、实则主观投射的想象；一种是身在其中、无法逃避的现实。人性的不可免俗，与潜意识里的不自觉，即刻无意识的反应与下一秒的顿悟，构成了杨沛铿最敏锐的视觉游戏。耽美的色彩和氛围成为了杨沛铿展览所有意消费与指涉的表象，同时在每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和空间设置中，他用近乎偏执的理性思维去实现他所质疑的感性之事，以惯性和内省之间的暧昧互动去构建一种观看经验主导的叙事方式，迫使观者沉浸其中、如有所感。

杨沛铿，《音乐盒（睡房）》（Trevor Yeung, *Music Box (Bedroom)*），2016，艺术家 | 图片提供，© 刺点画廊